

楔子

他们说他的父亲是彗星，他的母亲是宇宙风，他能够轻易抛起星球，就如同在指间玩弄羽毛；他甚至会与黑洞搏斗，仅仅因为心血来潮。他们说他从睡觉，眼睛比超新星还明亮，而他的咆哮能够夷平高山的脊梁。

他们叫他圣迭戈。

在遥远的银河环带外疆最偏僻的边缘，有一颗叫作银蓝的星球。这是一个水世界，行星表面覆盖着温和宁静的海洋，只有些许岛屿点缀其中。如果站在最大的岛屿上仰望夜空，你几乎能看见银河的全貌，看这条由闪烁星辰汇成的巨河蜿蜒流淌过半个天宇。

如果白天在这座岛的西海岸背海而立，你就能看见一座覆盖着青草的小土墩。土墩上有十七座白色十字架，每座十字架上都刻着一个名字，他们都曾经试图来这个和平的世界中殖民。

每一个名字下面都书写着同样的传说，重复了整整十七次——

死于圣迭戈之手。

在银河中心，群星密集，星光璀璨，以至于夜晚几乎亮如白昼。这里有一颗叫作瓦尔基里的星球，这是一个前哨世界，破破烂烂的商镇里挤满了肮脏的酒吧、旅店和妓院。内疆的探险者、矿工和商人聚集在这些地方吃喝玩乐，添油加醋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在瓦尔基里最大的商镇上——虽然并不是真的很大——有一处邮政基站，存放着大量量子空间信息，就如同以前的邮局存放手写信件一样。有时候这些信息保存了三四年之久，还常常会被转发到距银河核心更近的世界。尽管历经波折，最终大部分信息还是会被人取走。

这个邮政基站的一面墙上，显示着许多名字和全息图像，都是有关被认为身在内疆的罪犯。正是因为这面墙，使这个邮政基站成了赏金猎人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墙上显示的罪犯总是二十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每个名字的旁边都写着赏金数额。有些名字能够在墙上待一个星期，有些能够待一个月，少数几个能待上一年。

只有三个名字显示的时间超过了五年之久，而其中两个现在也已经不在上面了。

第三个就是圣迭戈，但墙上没有他的全息图像。

在殖民世界圣贞德上，有一个被称为“洼地人”的人形土著种族。这里已经没有殖民者了，他们早已全部离开。

在圣贞德赤道附近，距离殖民者曾经的居住地不太远的地面上，有一道焦黑的痕迹，差不多十英里长，半英里宽。这道伤痕上再也长不出任何东西来了。没有殖民者报告过这件事情——就算报告过，这份报告也早已被民主联邦三百亿官僚中的某一位顺手扔进了角落里。但是，如果你到圣贞德去询问洼地人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道焦

痕,他们会在胸前画个十字(这里曾经的殖民者都是虔诚的宗教信仰徒,而且非常热衷于传教),然后告诉你,这是“圣迭戈之印”。

即使是在农业世界兰谢洛——一个从来没有任何犯罪活动的世界,连微不足道的抢劫都没有的那种地方——圣迭戈的名字也同样为人所知。当地人认为,他是一个十一英尺^①三英寸^②高的巨汉,有着飞扬跋扈的橘黄色头发和巨大锋利的黑色獠牙,这对獠牙深深地扎进他的嘴唇,然后穿透肌肤戳出来。当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只需随便说说圣迭戈吃掉了多少个淘气包当早饭,一切就会立刻恢复应有的秩序。

在围绕着天厨二运转的双生世界米诺陶和忒修斯上,流浪诗人吟诵着关于他的诗句。他总是被描述成正好二百一十七岁,比钟塔还高大,比谷仓还粗壮,是个嗜酒如命、好色成性的盗贼之王。但与罗宾汉(另一位他们喜爱的人物)不同的是,他同时抢劫富人和穷人,并且独占所有财富。关于他的冒险故事数不胜数,比如他与喷氯气的蛇发女妖徒手搏斗,比如他在某天早晨下到地狱,将一口痰吐进了撒旦燃烧的眼睛。几乎每天都有更多新篇章加入到这首不断变长的《圣迭戈之歌》中。

而在人类的首都世界、民主联邦的核心中枢德鲁洛斯八号上,有十一个政府部门和一千三百零六位男女雇员正在负责寻找和消灭圣迭戈。他们怀疑圣迭戈是他的名而不是姓;他们猜测有些加诸他的罪名实际上该由他人承担;他们也差不多确定,他们的文件中有他

① 1 英尺 = 0.3048 米

② 1 英寸 = 2.54 厘米

的照片或者全息图，只是还未能将其与这个名字关联起来——以上就是他们关于他的所有信息。

每天都有五百份报告送到他们手中，每年都有两千条线索浮出水面，几十万个世界之中都张贴着赏金丰厚的悬赏海报，派出去的特工们都资金充裕，装备着金钱能够买到的任何武器。但是，这十一个政府部门依旧没有关闭，寿命已经超过了三届政府。它们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直到它们的任务得以完成。

银蓝、瓦尔基里、圣贞德、兰谢洛、米诺陶、忒修斯、德鲁洛斯八号——这些都是有趣的、能唤起他美好回忆的世界。

但是，在圣迭戈丰富多彩的奇异人生中，比以上星球更有意思的是一颗位于内疆中心的前哨星球，纪念星。这是因为纪念星是——至少暂时是——塞巴斯蒂安·夜莺·凯恩的家乡所在。凯恩讨厌自己的中间名、职业和生活，至于这三者的讨厌程度则不一定依照以上次序。有许多次，他为他所相信的正义而战，却从未胜利过。而现在，再也没有多少东西能激发起他的兴致了，更不要说让他感到惊奇。他没有朋友，少有熟人，同时毫无兴趣主动结交。

塞巴斯蒂安·夜莺·凯恩是那种最为标准的普通人，没有明显特征，也缺乏卓越之处。但是，我们的故事必须从他开始——因为他注定将在这个被人称作“圣迭戈”的人的传奇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

歌鸟之卷

1

盖斯·桑斯·皮提,如转轮飞跑,

双眼利似雄鹰,拳头精钢铸造。

他能一口气灌下一加仑^①,

无论他到哪里去,随行伴死神。

从来没有任何关于内疆历史的书,因此,黑俄耳甫斯决定自己用音乐创造一部。他当然不是真的叫俄耳甫斯(虽然他以前的确是个黑人)。事实上,有谣言称,他还在德鲁洛斯星系的时候,曾是个水产养殖户,直到他坠入爱河。他喜欢的姑娘名叫欧律狄刻,他追随着她前往星辰大海。但由于他将所有财产都抛在了身后,他什么都给不了她,除了音乐,于是,他自称“黑俄耳甫斯”,将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书写献给她的情歌和诗篇上。后来她死了,而他决定留在内疆,撰写

① 1 加仑 = 4.546 升

一部关于遇见过的商人、猎人、罪犯和怪人的传奇史诗。事实上，除非有一天他在这部史诗中为你加上一两个小节，你才能正式成为内疆的一员，否则你永远都是新来者或者游客。

不管怎么说，盖斯·桑斯·皮提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出现在九个小节中。要知道即便对描写了五百个世界的荷马来说，用九个小节描述一个人也可以说是浓墨重彩了。这也许是那只钢铁铸造的拳头的缘故。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丢失原本那只手的，不过有一天，他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了内疆，挥舞着左臂尽头那只打磨得发亮的钢铁拳头，宣称自己是空前绝后、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上最佳赏金猎人，并且着手证明自己绝非信口开河。就和大部分赏金猎人一样，他只会在工作时才到前哨世界来；也和大部分赏金猎人一样，他习惯非常固定的路线。这就是为什么他会降落在纪念星上，在莫瑞塔特商镇的詹崔贸易中心里用他的钢铁拳头砸着长长的木头吧台，要求获得服务。

老杰罗尼莫·詹崔为了内疆世界的繁荣昌盛整整工作了三十年，然后他辞掉所有工作，在莫瑞塔特开了一间旅店兼妓院。在将商品兜售给公众之前，他通常都会非常小心地挨个检验。他走过来时拿着一瓶刚开的牵牛星朗姆酒，看盖斯·桑斯·皮提伸手要拿，故意没给。

“最近的酒价涨得很厉害。”他意味深长地说。

赏金猎人将一卷钞票拍在了吧台上。

“玛丽娅·特雷西亚元。”詹崔评论着，小心地检查着这些钞票，然后交出了酒瓶，“你从哪儿搞来的？”

“乌鸦座。”

“在那里干了一笔小买卖，对不对？”詹崔快活地说。

盖斯·桑斯·皮提毫无幽默感地笑了笑，“一点点。”

他将手伸进衬衫里，掏出三张苏利曼兄弟的悬赏海报。这些海报早上还张贴在邮政基站的墙上，而现在，每张海报上面都画着一个大大的红叉。

“三个全部？”

赏金猎人点了点头。

“你是开枪干掉了他们呢，还是用了那个？”詹崔一边问一边指了指盖斯·桑斯·皮提的铁拳头。

“没错。”

“什么没错？”

盖斯·桑斯·皮提举起了他的钢铁拳头，“没错，我对他们开枪，或者用这个。”

詹崔耸了耸肩，“马上又准备出发？”

“几天之内吧。”

“这次去哪儿？”

“我的问题不用他人操心。”赏金猎人说。

“我只是觉得，也许能为你提供一些友好的建议。”詹崔说。

“比如？”

“如果你在考虑前往普雷提普四号，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歌鸟刚刚从那边回来。”

“你是指凯恩？”

詹崔点点头，“带了一大堆钱回来，因此我猜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赏金猎人皱起了眉头，“看来我得去跟他谈谈了。”他说，“普雷提普星系上可是挂有‘禁止入内’标志的。”

“哦？”詹崔说，“从什么时候起有的？”

“从我挂上这个标志时起。”盖斯·桑斯·皮提一字一顿地说，“我

可不允许竞争者在我的地盘上偷猎，把上面的猎物都打干净了。”他顿了顿，“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

“就在这里。”

盖斯·桑斯·皮提环视了一圈房间。一个银发赌徒似乎正处于交好运的阶段，他穿着用某种闪亮金属布料制成的新衣服，站在吧台较远的一端；一个神色忧郁的年轻女人独自坐在角落里的桌子边上；光线昏暗的大厅中零零散散地有二十多个男男女女，成对或者成群，有些在低声交谈，有些则沉默不语。

“我没看见他。”赏金猎人说。

“现在还早。”詹崔回答，“他会来的。”

“你怎么确定？”

“整个莫瑞塔特就只有我这里有酒精和爱玩的姑娘们，你还指望他会去哪儿？”

“外面可是有很多世界的。”

“不错，”詹崔承认道，“但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厌倦的。相信我——我知道。”

“那你还在边疆干什么？”

“我厌倦与太多的人打交道，这里的人要少得多——再说如果我觉得寂寞的话，还有那些可爱的姑娘能安慰我。”他停了停，“当然，如果你想听关于我人生的故事，就得买几瓶我最好的饮料才行。然后就你和我，我们溜达到后面的某个房间，我就可以讲述第一章了。”

赏金猎人伸手拿过刚才的酒瓶，“我想，我不需要听那些也可以过得很好。”他说。

“你会错失一个绝佳的故事。”詹崔说，“我做过许多有趣的事情，见过一些连你这样的杀手都从未见过的景象。”

“改天吧。”

“那可是你的损失。”詹崔耸了耸肩，“需要拿个杯子吗？”

“不用了。”盖斯·桑斯·皮提举起酒瓶，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当他停下来后，用手背擦了擦嘴，“他还要多久才会来？”

“他暂时不会来。你有时间听我说一个简短的故事。”詹崔说，“给我一分钟，我得去看看我那些娇柔的小花有没有偷懒。”他突然转身望向大门，“哎哟，他来了！看来你又要再沉闷一阵子了。”他挥了挥手，“最近过得怎么样，歌鸟？”

一个高瘦的男人朝吧台走过来，脸部轮廓分明，神色近乎憔悴，黯淡的眼睛中充满了对整个世界的厌倦。他的夹克和裤子都是毫无特征的褐色，数量可观的口袋里塞着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边疆，这些凸起可能意味着任何东西。他只有靴子引人注目，但不是因为它们崭新锃亮，而是因为它们实在太破旧了，虽然看得出来经过细心的保养，却依旧没有丝毫光泽。

“我的名字叫凯恩。”这个新来的说，“你很清楚。”

“嗯，但是现在他们不这样叫你了。”

“如果你想从我这里赚走钞票的话，你就得这样叫我。”凯恩回答说。

“但是黑俄耳甫斯在诗里将你写成了歌鸟。”詹崔坚持道。

“我不唱歌，我也不是鸟，而且我才不在乎一个蹩脚民谣歌手将我写成什么样。”

詹崔耸了耸肩，“随你便吧——对了，你想来点儿什么？”

“他要牵牛星朗姆酒，跟我一样。”盖斯·桑斯·皮提插进话来。

“哦，是吗？”凯恩问，转头看向他。

“我请客。”赏金猎人举起了他的酒瓶，“跟我找张桌子坐坐吧，塞巴斯蒂安·凯恩。”

凯恩看着他穿过房间，然后耸耸肩，跟了上去。

“我听说你在普雷提普四号上交了好运。”两个人都落座后，盖斯·桑斯·皮提开口说道。

“这同好运没什么关系。”凯恩回答，很舒服地靠在椅背上，“我知道你干得也不赖。”

“不完全是，我作弊了。”

“我想我没能跟上你的思路。”

“我不得不对第三个人开枪。”盖斯·桑斯·皮提举起他的钢铁拳头，“我更愿意用这个解决他们。”他顿了顿，“你的猎物有没有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呢？”

“一些吧。”凯恩敷衍道。

“追着他跑了很长一段路？”

“一点点。”

“我确信你不是我遇见的人中最健谈的那个。”盖斯·桑斯·皮提呵呵笑起来。

凯恩耸耸肩，“吹牛皮的话谁都会。”

“那可不一定。苏利曼·哈利向我提出了三万信用币的条件，让我留他一命。”

“于是？”

“我感谢了他的慷慨提议，并且解释说他的人头其实价值五万，然后就闷了他一脸铁拳。”

“想来你一定没有从他的尸体上拿走三万信用币并且忘记报告吧？”凯恩讽刺地说。

盖斯·桑斯·皮提皱了皱眉头，“这个狗娘养的身上只有两千！”他义正词严地抱怨说。

“我想盗贼是没有信誉可言的。”

“绝对没有！但是这个混账竟然敢骗我，叫我实在咽不下这口

气。”他停顿了一下，“告诉我，凯恩——接下来你准备去追哪一个？”

凯恩微笑起来，“职业机密。你知道不问比较好。”

“没错。”盖斯·桑斯·皮提赞同地说，“但是总有人会破坏这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如说，你知道不应该在普雷提普星系大开杀戒，但你还是那么做了。”

“我追捕的那个人跑到了那里。”凯恩平静地回答，“我没有故意冒犯的意思，但我不能仅仅因为你认为你拥有那个星系，就让自己整整四个月的工作都付诸东流。”

“我开拓了那个星系。”盖斯·桑斯·皮提说，“我命名了里面的所有行星。”他顿了顿，“不过，这至少算得上一个可以接受的回答。我原谅你的错误。”

“我不记得我要求过任何宽恕。”凯恩说。

“都一样。免费的，这一次。”他又口蜜腹剑地加上一句，“但是你最好能够记住，在边疆也是有规矩的。”

“哦？我还没有发现任何规矩存在。”

“但它们确实存在——是由那些能够执行它们的人制订的。”

“我会牢记这一点。”

“但愿如此。”

“否则你就要用那只钢铁拳头打得我脑浆四溅？”凯恩问。

“这是一种可能性。”

凯恩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盖斯·桑斯·皮提干巴巴地问。

“你是个赏金猎人。”

“所以？”

“赏金猎人是不会免费杀人的。谁会付钱让你杀了我呢？”

“我得保护那些属于我的东西。”盖斯·桑斯·皮提非常严肃地

回答，“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理解：如果你再次闯进我的地盘，我们就得互相挥舞拳头了。”他将他的铁拳头用力砸在桌面上，形成了一个深坑，“而我的总是要硬一些。”

“我相信是这样没错。”凯恩说。

“所以你将不再踏入普雷提普一步？”

“我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紧要的工作要做。”

“这不是我想要听到的正确答案。”

“我建议你最好满足于此。”凯恩说，“这是你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盖斯·桑斯·皮提瞪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也许要过很多年才会有人再度决定藏在那里，甚至更久都不会有人去。我相信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我们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友好相处。”

“我十分愿意跟大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凯恩赞同地说。

盖斯·桑斯·皮提看起来很愉快，“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来说，你可是选择了一个极为奇怪的职业啊。”

“也许吧。”

“好吧，聊点儿别的？”

“聊什么？”

“聊什么？”盖斯·桑斯·皮提挖苦地重复了一次，“你说两个赏金猎人围着一瓶朗姆酒的时候还能聊什么？”

于是，他们就热切地聊起了圣迭戈。

他们谈起了最近他在哪个世界现身，也说到了最近他搞的那些犯罪活动。两个人都听说他最近抢劫了贝莫八号上的一个采矿殖民地，但都不太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也都听说一队无人货船在大火地区^①遭到了劫掠，凯恩觉得这可能是圣迭戈的杰作，但他的同行却认

① 即心宿二，天蝎座的心脏。

为圣迭戈那段时间应该在遥远的剑鱼座四号上，搞了三起暗杀。他们交换了一下信息，关于那些他们去过却没有找到那人行踪的行星，以及他们遇见的其他赏金猎人提供的更多行星的信息。

“现在谁在追他？”当两人将这些都厘清后，盖斯·桑斯·皮提问。

“每个人。”

“我是说，最近的那个？”

“我听说天使到这个地区来了。”凯恩回答说。

“为什么觉得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圣迭戈呢？”

凯恩只是盯着他。

“愚蠢的问题。”盖斯·桑斯·皮提说，“忘记刚才我所说的。”他顿了一下，“天使应该是最棒的了吧？”

“他们都这么说。”

“我以为他外疆干，在环带那种很遥远的地方。”

凯恩点点头，“我猜他已经确认圣迭戈不在那里。”

“我可以告诉你一百万个圣迭戈不在的地方。”盖斯·桑斯·皮提说，“你为什么觉得天使会认为他在内疆呢？”

凯恩耸了耸肩膀。

“你觉得他搞到了什么消息？”盖斯·桑斯·皮提追问。

“凡事皆有可能。”

“也许不仅仅是‘可能’。”在片刻考虑之后，他说，“如果没有可靠的信息，他是不会将作战基地搬过大半个银河到这里来的。他现在驻扎在哪颗行星？”

“这外面有多少个世界？”凯恩回答，又耸了一下肩，“你可以选择一个喜欢的。”

盖斯·桑斯·皮提皱起了眉头，“就算如此，他肯定知道一些值得一听的东西。”

“即便你能找到他，你凭什么觉得他会告诉你？”

“只有一件事情是赏金猎人绝对不会撒谎的：圣迭戈。这个你也很清楚。只要圣迭戈还活着，就会让我们所有人颜面无光。”

“也许天使来的那个地方做法不同。”凯恩猜测道。

“那我就不得不跟他解释一下本地规矩了。”盖斯·桑斯·皮提说。

“祝你好运。”

“你不想跟我合伙去逮天使吗？”

“我习惯单干。”凯恩说。

“那也行。”盖斯·桑斯·皮提说着，突然想起了他的朗姆酒，抓起来又喝了一大口，“你是在哪儿听说他的？”

“梅里托瑞亚星系。”

“我估计这个星期我就会出发去那边。”盖斯·桑斯·皮提说着站了起来，“跟你聊天很愉快，凯恩。”

“谢谢你的朗姆酒。”凯恩苦笑着回答，同时盯着已经空了的瓶子。

“随时奉陪。”他的同伴大笑起来，“从今以后你会努力远离普雷提普星系，对不对？”他晃了一下自己的铁拳头，“我不希望就非法闯入这种问题给你上堂实践课。”

“你会吗？”

“开玩笑的。”一个直率的回答。

凯恩没有再接他的话头，于是，盖斯·桑斯·皮提将空瓶子放在吧台上，留下足够的钱给凯恩也点了一瓶，同时向詹崔保证，今晚晚些时候，他会回来体验一下那些不是酒精的商品。然后，他就走进莫瑞塔特夜晚那潮湿闷热的空气之中，去寻找晚饭了。

詹崔闷闷不乐地应付完姑娘们后，拿着一瓶酒走到了凯恩的

桌边。

“这是什么？”凯恩问，目不转睛地盯着透明液体。

“他们在牵牛星那边酿造的玩意儿，”老头子回答，“尝起来有点像杜松子酒。”

“我不喜欢杜松子酒。”

“我知道。”詹崔呵呵笑起来，“因此我非常确信你会邀请我坐下来，帮你喝掉它。”

凯恩叹了口气，“坐吧，老家伙。”

“谢谢，希望你不要介意。”他小心地弓下身子坐到椅子上，然后拔掉瓶塞喝了一口，“要我说的话，真是好酒。”

“光是靠不给人提供杯子你就能存下一大笔钱了。”凯恩评论道，“看来这儿的人都不用那东西。”

“存钱不是我苦恼的问题。”詹崔说，“我听说，赚钱也不是你苦恼的问题。”

凯恩没有开口，于是这个老头子又喝了一口，继续说起来。

“老盖斯是不是警告你普雷提普星系的事情了？”他问。

凯恩点点头。

“打算听从他的劝告？”

“直到下次我在那儿有生意为止。”凯恩回答说。

老头子笑了起来，“愿上帝保佑你，歌鸟！最近这些日子老铁拳有些目中无人起来了。”

“我开始厌倦反反复复告诉你我的名字叫什么了。”凯恩有些暴躁。

“如果你不想成为传奇的话，一开始就不应该到这种地方来。再过两百年，人们心目中的你就只剩那个名字了。”

“再过两百年，我也不用被迫听他们这么叫了。”

“再说了，”詹崔继续道，“歌鸟不在任何一张通缉令上，但我在不少通缉令上都看见过塞巴斯蒂安·凯恩。”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不要急着为自己辩护嘛。”老头子又嘿嘿笑起来，“我在通缉令上差不多见过所有赏金猎人，有时候是这个，有时候是那个，但这关我屁事？见鬼，就算圣迭戈本人走进这扇门，来找一个柔弱的小姑娘，我也一定会忙不迭地将我最漂亮的小妞送上。”

“他很可能已经过来了。”凯恩评论说。

“绝不可能。”詹崔说，“他可不是那么难被认出来。”

“十一英尺三英寸，橘黄色的头发？”凯恩带着快活的笑容问道。

“你倒是可以出门去找找那种模样的人。我相信你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回来了。”

“你觉得他长什么样？”

老头子又从酒瓶里吸了一口。

“我不知道。”他承认说，“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知道他的右手手背上有一道疤，”他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弯曲的“S”形，“像这样。”

“没错，他有。”

“是真的！”老头子坚决地说，“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见过圣迭戈。”

“没有人见过他。”凯恩回答，“或者至少应该说，没有人在见到他时意识到那是他。”

“那只是你所知道的部分。”詹崔说，“一个以前跟我一起混的人曾跟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

凯恩看起来兴致寥寥，“圣迭戈从未被逮捕过。如果他被逮捕过，我们就都知道他长什么样了。”

“他们不知道那就是他。”

“那你朋友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圣迭戈的同伙来帮他越狱，其中一个叫了他的名字。”

“鬼才信。”

“现在我在这里给你提供一个绝佳机会，你却故意扭头视而不见。”詹崔说，“你可他妈的走运极了，我已经老得没有力气因为你的羞辱而给你一顿饱揍了。”

“什么机会？”

“我以为你会有兴趣知道我的那个朋友是谁，在哪儿可以找到他。”

“至少有半打的赏金猎人会经常光顾这里。”凯恩说，“为什么选择给我说呢？”

“嗯，这个嘛，准确地说‘给’并不是我想要的形式。”詹崔嘿嘿笑着回答，“那种名字，一个跟圣迭戈真正相处过的人的名字，这年头还是值点儿钱的，不是吗？”

“也许吧。”

然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我还没有听见任何金额。”

“先回到我的问题上来吧。”凯恩说，“为什么是我？”

“哦，当然不只是你。”詹崔说，“几个月前我把它卖给了巴纳比·威勒，但我听小道消息说，他在追踪一些亡命徒还是什么人的时候死掉了。上个星期我也向和平使者麦克多伽兜售过，但他却不愿意花钱。此外，我还打算看看能否在老铁拳从我那些可怜无辜的小姑娘那里占走太多便宜之前，用这个安抚一下他的情绪。”他微笑起来，“我必须对所有顾客都一视同仁。”

“人们寻找圣迭戈已经有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了。”凯恩说，“如果你手上有有价值的情报，干吗现在才拿出来卖？”